

词汇学在中国发轫甚早。

XIANDAI HANYU CIHUIXUE JIAOCHENG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即使不算先秦诸子著作中零星的记载而只从大部头的著作

博雅

21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专业方向基础教材系列

(如战国末至汉初的《尔雅》、汉末的《释名》)算起,距今也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说语言学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是一门古老的 学科,那么语法、

语音,词汇这语言三大要素中当得起这“古老”二字的,非同

凡属。但古老的学科社会责任重,转型难,吸纳新理论,

汇入新潮流,都颇为不易。当中国即将告别两三千年的封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建社会迈入20世纪

的门楣时,西方的葛斯内通过马建忠的《文通》连连走

进中国。当中国终于要打开国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门融入世界洪流中去的时候,

语文学等崭新的学科又

以迅疾的脚步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跨进中国神圣的学术殿堂

XIANDAI

HANYU CIHUIXUE JIAOCHENG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XIANDAI HANYU CIHUIXUE JIAOCHENG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周 荐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
牙
21 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专业方向基础教材系列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周 荐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 周荐编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21 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ISBN 978-7-301-27575-7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现代汉语 - 词汇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720 号

- | | |
|---------|---|
| 书 名 |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XIANDAI HANYU CIHUIXUE JIAOCHENG |
| 著作责任者 | 周 荐 编著 |
| 责任编辑 | 崔 蕊 邓晓霞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575-7 |
| 出版发行地 址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14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2.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周荐教授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了。阅读全书有面貌一新之感。作为教材,全书铺排得当,内容符合教学需要,且能与时俱进,章节安排很有逻辑性,语言也比较通畅;而且虽为教材,大家阅读后会感到内中不乏作者之创见。

本教材一开头就有一段说明词汇重要的话:

词汇与语法、语音并称语言的三大要素。在语言的这三大要素中,语法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若无语法,词汇就仿佛一盘散沙,无从结构和组织;语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语音这个物质性的载体,词汇所表达的内容也就无法为人所感知。但是,比起语法和语音来,词汇的重要性似乎更胜一筹。

我完全同意作者这一观点。学语言的人,很多人以为学习语法最重要,其实词汇比语法更重要。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进学校识字学文化?就是为了让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好母语的书面语。因为一个人只有掌握好了母语的书面语,他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文化科技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而到一定阶段我们还得让孩子学习掌握一门外语,这为的是让孩子添加一对翅膀,多长一双眼睛,好让他们将来能飞得高看得远。而学习掌握母语的书面语也好,学习掌握外语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切实学习掌握好大量的词汇。我们现在都不太能看懂文

言文古书,这是为什么?大多是由于不解词义的缘故,语法的障碍相对说要少得多。同样,我们学外语,如果不掌握足够多的词汇,那就不用说写了,读、听、说都成问题。我国的语言研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创建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有极其辉煌的成就。表面看是围绕汉字的形、音、义展开研究的,实际研究的就是汉语词的音和义,就是词的书写形式——汉字。我国最早的语言学著作《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基本都属于词汇方面的专著。这足见古人对词语之重视。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词汇的新旧更替是最快、最显著的,而且语言的词汇常常会被烙上深深的时代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印记。因此,不仅词汇学习重要,词汇研究也重要。但是需知词汇研究很难很难。为什么?我想原因起码有四:

第一,语音也好,语法也好,研究起来也有不小的难度,但无论语音还是语法,相对来说要素不是很多,规则也还有限。而词汇是一个离散的又是极为庞大的集合,词汇量极大,就是常用词少说也要上万,而其规则性不强,更难以把握。词汇研究的研究量和研究难度远远超过语音和语法的研究。

第二,任何一个词都是音义结合的单位,研究词汇实际主要是研究词的意义。而语言中意义是最为复杂,又是最不可捉摸的东西。意义如流沙,在研究中很难把握得准、把握得住;意义犹如泥潭,研究意义会犹如掉进泥潭;意义又如宇宙黑洞,研究意义可能研究了半天一事无成,弄得“有去无回”。

第三,研究词汇,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词;而每一个词都有一部小小的但又难以厘清的历史。例如“火车”,许多人认为来自“火轮车”,是“火轮车”缩写而成。现在看来这是想当然的看法。今年一月我去马来西亚访问,马来西亚汉语研究者邱克威先生给我看他刚完成的文章《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文中指出,“‘火车’一词在文献中出现得比‘火轮车’早”,因此“较晚出现于中国文人笔下的‘火轮车’显然不可能会是‘火车’”

一词的扩展形式”。事实上这两个词“是不同地域产生的词汇，即：‘火车’是粤方言词汇，而‘火轮车’是官话词汇”。又如“文明”一词，1958年出版的高名凯、刘正琰编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认为是日语借词；许多教材上也跟着这么说。Lydia H. Liu（刘禾）（1995）的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也认为“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今年一月我在新加坡读到庄钦永、周清海撰写的《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一书，方知“文明”这个词早见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所铸之《犹太国史》：

惟犹太民蒙上帝眷顾，其史自开辟之初以后络绎不绝，循踪迹尽必自屈遂安居于异方，而乐业矣。当是之时，大师兴焉，化昭文明，流教，蛮夷云集，奋扬疆界，恣掠戮矣。

再如“议会”，过去也一直认为是日语翻译词汇借形到汉语来的。然而庄、周二位的书中指出，“议会”一词在英国传教士米怜于1821年的文献中就首次使用了。此外，上古汉语常常一声之转造成不少异形词，搞得后人错解上古文意。譬如《楚辞·九章·惜往日》中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一句。一直以来将“秘密”分训，并且将“秘密事”切分为“秘”和“密事”。不少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按此释解上面所引的那句话。直到当代学人姜亮夫在《重订屈原赋校注》中才指出：“‘秘密’即‘黽勉’一声之转。”“‘秘密事之载心’，即《诗经》之‘黽勉从事，不敢告劳’之义。”最近马来西亚邱克威著文《〈楚辞〉中两个“黽勉”义双声连绵词释义》（载《学文》创刊号，2012，马来西亚），以丰富的文献资料证实姜亮夫先生观点之正确。这些都是足以改写汉语词汇史的重大发现。

第四，汉语中有大量同义词（严格说是“近义词”）。真正从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这一视角来辨析清楚各组同义词的用法差异，这更是难事。同义词中各个词使用的语义背景，这对母语为

汉语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从小习得汉语,具有丰富的语感;而对外国学习者则极为需要。外国学习者词语使用不当,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他们不了解那些词的基本意义,而是不了解那些词的具体用法,特别是不了解那些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而我们目前的辞书对各个词语多数只是注释了词的基本意义,而不说具体用法,更不说明所注释的词使用的语义背景。

词汇难研究,但我们要有人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周荐编写的《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是希望各高校中文系重视词汇教学,希望社会关注汉语词汇研究,以培养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投入到汉语词汇研究中来。

教材是过几年就需要修订的。日后出修订版时,望在文字上力求简明。

是为序。

陆俭明

2013年5月1日

于北京大学

前 言

词汇学在中国发轫甚早,即使不算先秦诸子著作中零星的记载而只从大部头的著作(如战国末至汉初的《尔雅》、汉末的《释名》)算起,距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说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那么语法、语音、词汇这语言三大要素中当得起这“古老”二字的,非词汇莫属。但古老的学科往往负担重,转型难,吸纳新理论,汇入新潮流,都颇为不易。当中国即将告别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迈入 20 世纪的门槛时,西方的葛朗码通过马建忠的《文通》迅速走进中国。当中国终于要打开国门融入到世界洪流中去的时候,语义学等崭新的学科又以迅疾的脚步跨进中国神圣的学术殿堂。而词汇学,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比荣耀的学科,却因负重千年,蹒跚跚跚,步履维艰,严重地落伍了。兄弟学科似乎并未遗忘词汇学。当 20 世纪初语法学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曾有不少语法学者将词汇学的内容纳入到其所著的“文法”书中。这些学者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他们看来,词的结构与句法的结构本质上是一套。两千多年前即已发轫的词汇学似乎就这样被语法学轻而易举地全盘收编了。更有学者,虽未将词汇学一口鲸吞,却将本属词汇学研究的有机的内容切割出去,作为其标新立异的内容。

词汇学之所以发轫最早,而且在两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来有自。这原因就是词汇学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不容其他学科取代,也是任

何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以常被一些语法学者拿去作为他们的研究内容的构词法为例,它与句法结构关系只是表面上相似,实际差别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例如,句法上说的主谓结构关系,被拿来用到词内部的结构关系上,说汉语复合词有什么主谓关系的一类。但是,主谓句中的主语,多是动作发出者,是施事,常充当主语的是代词。有谁见过被称作主谓式的双字复合词,其首字是由“我”“你”“他”这些代词充当的?反过来看,“车辆”“花朵”“马匹”“枪支”这些由名词性的字与表示单位的字组合成的复合词,其间的结构关系,也不是可以在句法中找得到的。这说的是结构关系。意义内容也一样,词汇意义不是语法意义,也与逻辑意义不可混同。比如,同义词为何可以有一组词语存在?反义词为何一般只是两相对待的?原因在于同义词、反义词都要求单位彼此间要能产生意义联想,同义词是让人在众多的词语中挑选出一个更适切的来用,而反义词则一般只能对举使用。词语内意义的研究,也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庖代的。例如“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其间的关系只能逆向解释:在刮风的天气去偷而不在满月的时节去偷(免得被人发现),在下雨天去偷而不在下雪天去偷(避免留下足迹)。似这样需要逆释的词语有很多,如“冲喜、缝穷、洗三、宅院”。

词汇的内容不简单,真正研究出点像样的成果来更难。近三十年前张志公先生就曾发出过“语汇重要,语汇难”的慨叹,今天陆俭明先生也发出了重视词汇研究的呼吁。难不怕,怕的是我们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恒心。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人既能创造出足以夸耀世界的词汇学辉煌成就,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不使之发扬光大。

本教材对词汇的各类单位、各种现象都有简明的介绍和详细的讨论;对字、语素、词、仿语、熟语各自的性质、特点,尤其是彼此纠结处,一一作了阐释;从形式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词语的构成(造词法)、词语的结构(构词法)的异同以及各自存在的问题;从内容的角度展示了各类词汇单位意义之复杂和各类词语间意

义关系之纷繁;对熟语等特殊词汇,对词语的集汇和交流,以及词汇的演变和规范,作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本教材所用的汉语的字词语语料,多以对汉语权威词典的统计数据为据,间或也会用上其他语言的材料,以为佐证。本书主要是现代汉语的语料,偶或用到古汉语的材料,以资参证。每章结尾处均列出一些参考题,供学习者思考。全书末尾附有可供延伸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可使读者看到汉语词汇学这个古老而青春焕发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留下的足迹。

本教材适合具备语言学理论和汉语语言文字学基础知识的人使用,尤其适合汉语语言学专业、国际汉语教育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使用。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词汇的地位和性质	1
第二节 词汇的范围	4
第三节 词语的内容和形式	6
第四节 词语化——由非词语到词语的过程	7
第二章 词汇单位	9
第一节 字	9
第二节 语素	13
第三节 词	16
第四节 仿语	20
第五节 熟语	22
第三章 造词法——词语创制之法	29
第一节 造词方法种种	29
第二节 词的内部形式	46
第四章 构词法——词语构造之法	55
第一节 词根、词干、词缀、词嵌和字串	55
第二节 单纯和合成	59
第三节 复合和派生	63
第四节 双字格	75
第五节 三字格	80
第六节 四字格	90
第七节 简略	101

第八节 词汇架构	107
第五章 词汇意义	116
第一节 字词语意义的单位	116
第二节 字义和词义	134
第三节 词义因使用的分类	137
第四节 词典释义和俗词源	141
第五节 词义的聚合	144
第六节 词义的组合与嬗变	153
第六章 熟语	160
第一节 熟语范围的界定	160
第二节 成语	161
第三节 惯用语	171
第四节 歇后语	180
第五节 谚语	183
第六节 标签性词语	185
第七章 词语集汇和交流	193
第一节 词语常用性和非常用性	193
第二节 基本词汇	194
第三节 一般词汇	196
第八章 词汇演变和规范	227
第一节 词汇发展、变化的态势	227
第二节 词汇的正态分布与调节	229
第三节 词汇的语用变异	231
第四节 异形词:异形一词	234
第五节 同音词、同形词:一形异词	237
第六节 异名同实词语和同名异实词语	241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4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词汇的地位和性质

词汇与语法、语音并称语言的三大要素。在语言的这三大要素中,语法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若无语法,词汇就仿佛一盘散沙,无从结构和组织;语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语音这个物质性的载体,词汇所表达的内容也就无法为人所感知。但是,比起语法和语音来,词汇的重要性似乎更胜一筹。词汇是语法赖以存在的实体,没有词汇,语法就成了干巴巴的规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一步说,如果语言从未有过词汇,语法也就不会产生;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汇消亡了,语法的意义和作用便顿然丧失,即使该语法的条条可从语法书中了解到,但那失去生命的条条已无从唤起人们的任何感应。婴孩出生后最初的牙牙学语,所学的是单字和单词,而不是语法。直到孩童所掌握的词汇总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需要用这为数众多的词语组织成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时,语法才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词语的意义是语音所负载的实际内容,没有了这实际的内容,语音就与自然界的风吼雷鸣无异。语音就仿佛鸡蛋的外壳,它使得内容被固化,且不能随意流动;外壳连同内容作为一个整体为外界所感知,被人用作与外界交往的凭借物。

词汇是全民的。虽然一些人的群落可能会因某种特殊的需要或历史、地域等原因形成自己特有的词汇,但词汇中的绝大多

数单位对于同一民族的使用者而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词汇的全民性不应被理解成整个民族的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使用该种语言的词汇,也不应被理解成一部规范型语文词典的全部词条都一无遗漏地为全民族所有的成员所理解和使用。那样理解的全民性,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有的。词汇的全民性应该理解成一种词汇为社会上占居多数的人的群落稳定地使用的状况,也应该理解成一部规范型语文词典的绝大多数词条能够为全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理解和使用。语言是活的,是动态的,词汇的变动性更强。像汉语这样的语言,为十几亿的人使用,词汇发生变异是很自然的事,不变才不可思议。其中有因地域的阻隔、时代的悬隔而发生的异地词语、异代词语的变异,有因文化、职业、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发生的社会性的变异。异地词语(即所谓方言词语或区域词语)、异代词语,还有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形成的社会方言词语(包括在虚拟世界流传的网络词语),都不是一种语言词汇的主流状貌。词汇的主流状貌,是其现实性地、稳定地使用于一定的人群中的状貌。

词汇是民族的。每种语言的词语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汉语词语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对称,二是比喻。对称,较易理解。现代汉语的词语,词长以双字、四字为主。双字格的词自不必说,四字格的语多二二相承,呈完美的对称。三字格的词之所以数量远比不上双字格的词,也没有四字格词汇单位的典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不具结构上的对称性。比喻,是词语的外表起打比方的作用,内里说的才是实情。有的词语,词的一部分起比喻的作用,另一部分是被比喻所烘托的,例如“眉宇、墙裙、黄金搭档、魔鬼身材”;有的词语干脆全部是比喻,例如“肝胆、露馅儿、陆沉、马趴”。词语的直接组成成分全部是比喻的,往往是其形式为对称,其内容为比喻,例如“袍泽、锁钥、火树银花、吉光片羽”。既然是比喻,就免不了有夸张的成分,例如“秒杀、墨海、失魂落魄、满目疮痍”。

民族性在词汇上存在着两个形式上的层面:语音形式和书

写形式。前者表明它可能会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复杂情况存在；后者表明它在全民族（甚至会超越民族的界限）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语音形式的歧异还是书写形式的一致，都只是形式，内容才最为关键。词汇的内容在同一民族的成员间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为全民族绝大多数的成员所共同理解和使用。词汇的这种共性，还表现在它不像语法那样可能在若干种语言间存有相似的框架，而只在同一民族的使用者间存在着使用上的最大共性。

词汇是时代的。词汇一般不会在总体上出现时代的断层，彼此衔接的不同时代的词汇单位总是大量相同，少量相异。词汇之大量相异、少量相同的情况，常会出现在并不衔接的各异的年代。不相衔接的年代，词汇可能会令人感觉面貌丕变，焕然一新。在经受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情况下，隔代的词汇更易令后人难以索解。词汇是最易对时代作出及时反映的语言要素。当代人总是会用词汇来反映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认识和看法，异代人总会从创制于某一时代或曾使用于某一时代的词汇中发现那个年代的残迹。正因此故，人们总是喜欢称词汇为“时代的镜子”。

词汇是相对开放的。尽管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有的词语事实上是有限的，但比起语法的数十条规则和语音的数十个音位，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单位的词汇，其数量无疑是巨大的。词汇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它成员众多，更重要的是它成员的更新率高，一个正常社会的词汇系统几乎处于每日每时不间断的词语更替过程中。正因为词汇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它迄今为止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它的部分成员虽也在不断地被淘汰，但新增的成员总是超过被淘汰的旧成员，因而，词汇的总量一直在增加，而且我们今天仍无法预测词汇的这种增量运动何时才会终止。

第二节 词汇的范围

语言中的字是有限的,语文词典所收常用字一般就是八千左右;但是用这八千字构成的词语,可达至数万甚至至于数十万。现代汉语中由复字构成的词汇单位最多,也有不少由单字充任的词汇单位。单字,无论古今,一般都属词汇单位。复字单位有词有语,但首先要提到的是词,而且是合成词。

合成词,它们或者是由在语法上被称作黏着语素的字相互组合而成,或者是由被称为自由语素的字与被称为黏着语素的字组合而成,或者是由被称作自由语素的字相互组合而成。黏着也好,自由也好,都是从其与另一字的结合关系的角度着眼的。如果从其自身的性质上着眼,黏着字也好,自由字也罢,绝大多数是有义字,少数是无义字或弃义字。黏着字其实未必就是无义字或弃义字,有的也是有义字;自由字其实不一定就是有义字,有的也是无义字或弃义字。从字与字结构而成的单位看,为数不少的由有义字与无义字或弃义字组成的单位(如“狼狈、瘫痪、沙皇、网吧”),它们同样得称作合成词,不能/无法称作单纯词,因为它们都是由若干独立个体结构成的一个结构体,独立个体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合成词数量最大的是双字格的,其次是三字格的,如“安全岛、墨斗鱼、翘辫子、小爬虫”,个别的也有超过三字的,如“自来水笔、十二指肠、纪事本末体、无后坐力炮”。合成词分两类,一类是复合词,它们所有的直接组成成分都主要是词汇性的,例如“电话、伏击、漂亮、格外、出租车、短平快、里外里、真格的”;另一类是派生词,它们的直接组成成分既有词汇性的,又有语法性的,例如“老雕、斧子、乐于、忽然、闺女家、乡巴佬”。

复字词中还有为数相当可观的由若干个无义字或弃义字组成的单位,即单纯词。其中由无义字与无义字组成的复字词,现代一般只表现为双字的,这就是所谓的联绵词,如“颀颀、饕餮、

恍惚、觊觎”；由弃义字与弃义字组成的复字词，字数多少没有硬性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外来词，如“卡通、马拉松、歇斯底里、布尔什维克、英特纳雄耐尔”。汉语中少有由无义字与弃义字组成的单纯词。

复字词汇单位中另一个常被人提起的大类就是语，它包括典雅的成语（例如“得陇望蜀”“指鹿为马”）、俗白的惯用语（例如“哪说哪了”“空手套白狼”）、歇后语（例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谚语（例如“腊七腊八，冻死俩仨”“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以及介乎雅俗之间的格言（例如“生命在于运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名言（例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警句（例如“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安全进厂，平安回家”）。以上所述的语，可统称为“熟语”。

复字词汇单位中还有一类语，它们是由词与词构成的固定组合体。这种固定组合体不像熟语那样表示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而是表示一个特定的概念；也不像熟语那样传承久远，而是近代以来创造的。这种词汇的固定组合体，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可称之为“仿语”，如“麻醉疗法、苔藓植物、全息摄影、政治协商会议”。

汉语的词汇单位主要是由字、词、语所构成的一个系统。词汇单位有典型的和非典型的之分。典型的词汇单位，是有意义且独立使用的字（例如“打、好、很、天”）、词（例如“安全、委员会”）、仿语（例如“八三四一部队、六一儿童节”）、熟语（例如“醍醐灌顶”“死猪不怕开水烫”“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它们都是词汇的现实性的使用单位；非典型的词汇单位，是无意义的或虽有意义却不能独立使用的字（例如“骆、蝌、睫、皿”）、无意义的字串（例如“布达拉宫”的“布达拉”，“鄂伦春族”的“鄂伦